

青春纯美物语新说  
**奈奈**  
著  
NANA

SKY  
SERIES  
“天空”系列

# 晴空

The Serene Sky

我们都有各自的宿命，  
却无法放弃坚持的梦想。  
我们都向往美好未来，  
却不得不坦然面对现实。  
所以，  
我们会低头哭泣，  
也会无比坚强……



知識出版社



晴空

THE SERENE SKY

奈奈  
著

知識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晴空 / 奈奈著.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015-6372-2

I. ①晴… II. ①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40631号

责任编辑: 王 宇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严曼丽 周晓芳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732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660mm × 96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11千字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5-6372-2 定价: 24.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INSCRIPTION



001

# CONTENTS 目录



CHAPTER



CHAPTER



CHAPTER



CHAPTER



CHAPTER



**第五章**  
**谁许谁地老天荒**  
把爱写成兵临城下的不朽传奇，那么你会不会为了我不畏冰雪、披荆斩棘地奔赴而来。

085

**第四章**  
**这么近，那么远**  
那一个身份让你离我如此之近，却又是如此之远。

063

**第三章**  
**要有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  
人世如此凉薄，但是只要有你在，便一切安好。

043

**第二章**  
**心，跳在左边**  
那个落花飞雾的夜晚，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021

**第一章**  
**你给的幸福**  
亲爱的乔欢，你说，安冉，我带你回家。

003



# CHAPTER

## 06

第六章  
那一场盛世流年  
这是一场美梦恍如毒药，我却始终不肯醒来并且甘之如饴。

109

THE **晴空** SERENE SKY

# EPILOGUE

## 尾声

231

# CHAPTER

## 10

第十章  
我在回忆里等待  
我终于知道你爱我，却是在你即将离去的时候。

209

# CHAPTER

## 09

第九章  
爱情，收不到信号  
错过的年华在沙漠里开出斑斓的花，却荒芜了轮回的春夏。

179

# CHAPTER

## 08

第八章  
蝴蝶飞不过沧海  
他们说，时光可以冲淡一切。可是，为什么连时光都对我对你的爱无能为力？

157

# CHAPTER

## 07

第七章  
你与她的爱情  
只有见识过烟火与爱情的人，才懂得人世间一切的美好与悲凉。

135





INSCRIPTION

题记

THE SERENE SKY

乔欢，亲爱的乔欢，你还记得吗？

那一年，那一晚，夜风里西洋乐的悠扬，空气中蔷薇花的芬芳，还有那个立在陌生又豪华的大宅前，因为唯一至亲的人嫁人了而内心充斥着喜悦与恐慌不知所措低声啜泣的小女孩？

我一直记得，你穿过繁花盛开的庭院，自白色的薄雾中缓缓走来，年轻的面庞在月光下清俊异常，仿佛童话里才有的精灵王子。我呆呆地看着由远及近的你，忘记了哭泣，也忘记了避让呼啸而来的车辆。我看着你修长的手臂迅速地朝我伸过来，闻着你白色衬衫衣袖里的蔷薇花香，任由你将我搂在右臂里。

你低头看着我的眼睛，说：“安冉，安冉，别怕，以后记得待在我的右边，我护着你。别怕。”

于是，我就真的不怕了。

亲爱的乔欢，你知道吗？倘若人生是一场倾盆大雨，我的命运则是一把漏洞百出的雨伞，而你是补丁。有你在，我的世界一片晴空。

——摘自安冉博客



CHAPTER

01

第一章

你给的幸福

THE SERENE SKY

亲爱的乔欢，你说，安冉，我带你回家。



五月的C城，只要轻轻吸一吸鼻子，白蔷薇的清新瞬间便能充盈整个鼻腔，不用抬头也知道头顶上一如既往地骄阳似火，当然，耳朵里充斥的依然是夏蝉不知疲倦的多重奏。

无论如何，C城还是我认识的C城，然而我心里一直倾心热爱着的那个C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物是人非的呢？

我站在烈日下足足思考了十分钟，依然没有答案。也许，那些命中注定的变迁早就悄悄潜伏进命运之盘，暗暗滋生蛛网般纵横交错的裂纹，静静演变，最终在你毫无准备之下“啪”的一声，支离破碎，就像我生命里那些美好的人，美好的事，转瞬之间便消失殆尽。

真正的物是人非。难道不是吗？14岁以前的我是师长眼中的乖小孩，而现在的我呢？

那个叫徐珏的男生不过是笑着冲我轻轻吐出了几个字而已，我便气急败坏地跳起来咬破了他的脖子。

江舟说，真正是有辱斯文。

但是，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只后悔在跳起来之前没有时间将牙齿磨得锋利一些。

我抿着唇面无表情地看着中年谢顶的教导主任双手叉腰、怒气冲冲地站在冷气充足的办公室里遥遥对着太阳下的我第一百零一遍狠狠地说道：“别跟我啰唆，叫你家长来，现在！立刻！请家长！道歉！”

我将目光从他光亮的头顶转到身边孤零零的小树上，忍不住用右脚踢了踢树干。

可能是我无所谓的态度彻底激怒了他，他冲到我面前用手指着我的鼻子：“我告诉你，安冉，你必须为这件事向对方道歉！否则，我就开除你！别以为不请家长到学校我就拿你没办法！”

被太阳烤得晕乎乎的大脑在听到“开除”两个字时瞬间清醒。不能被开除。这个时候我不想成为乔欢的负担。但是我没有做错又为什么要道歉？这是我仅剩的自尊。

我揪住身边那株小树的叶子，淡绿色的汁液附着在手掌上。我的尊严与乔欢的担忧比起来又算什么呢？我动动麻木的嘴唇，试图开口说话。

乔欢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的。恍惚中，我听见他远远地叫着我的名字。他现在不是应该躺在医院里养病吗？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循着声音侧头去看。

密集又繁茂的法国梧桐遮蔽着一径清凉静谧的鹅卵石小道，有人从碧色如洗的绿叶间疾步而来，有玉一样温润的容颜和黑曜石一般闪亮的眸子，不是乔欢又会是谁呢？

乔欢在确认那个面目全非的人是我后愣了一下，然后奔跑起来，衣角飞扬。我迎着光，需要眯起眼才能看清他右手背上用医用胶布贴着的白色药棉。

那纯白的药棉随着他的动作在阳光里一下一下刺着我的眼睛，我便在心里一次又一次地狠狠咒骂着一溜小跑跟在乔欢身后的江舟。他不知道吗？我就算是受再大的委屈，就算是死或者下地狱，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让乔欢再费一点心，劳一分力。

我睁圆了眼睛瞪向江舟时，正好瞥到乔欢轻轻皱了皱眉，年轻英俊的面

庞在金灿灿的阳光下平添了一丝忧郁，让人心中不忍，却又好看得没法形容。

我将目光从乔欢的脸上移开，下一秒便下意识地想逃，却在听到他关切的询问后，迈不开脚步了。

从乔欢漆黑的眼睛里我看清了自己现在的模样，厚重的头发乱糟糟的，像极了一个鸟窝。赤着左脚，那只鞋带断裂的凉鞋像条死鱼一样底朝天躺在我的脚边，我的嘴角边更是有着一条触目惊心的血痕，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天知道我多么不想让乔欢看到现在的我。

我低着头望着地上坏了的凉鞋不说话，左脚大拇指不停地翘来翘去。

我又给乔欢添了麻烦。

他们说得没错，我就是个灾星，会给身边的人带来麻烦和不幸。可是，事已至此，还能怎么办呢？

我抬起头来像傻子一样冲乔欢笑。大约是我血迹斑斑的嘴太惊悚，乔欢抓着我胳膊的手猛然一紧：“哪里受伤了？”

我抬头迎着太阳，眯着眼，努力地咧开嘴笑，想告诉乔欢我哪里都没有受伤，我简直好得不能再好了。可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

嗓子里仿佛有无数的小虫子在爬，痒痒的很难受。我闭紧嘴巴，冲着乔欢无声地笑。

“那才不是安冉的血，是那个王八羔子徐珏的血。”江舟生怕自己不说话别人会当他是哑巴似的，“乔欢哥，你不知道当时安冉跟打了鸡血似的跳起来就咬住徐珏的脖子，差点没把徐珏的脖子给咬断。呃，她还踢了那小子的……那里，哈哈，乔欢哥，你不知道那小子当时疼得脸都白成啥样了！过瘾！”

我看着自己的脚面翻了翻白眼，这人不说话会死吗？怎么会有人跟夏蝉

一样聒噪？

后来，很多年以后，这个当初聒噪如蝉的男孩已变得内敛沉静许多。可是每当说起我当年的“光荣事迹”，他总是忍不住激动地说上一两句脏话，并且每一次都不忘向我提起当年我因一直低着头而无缘看到的画面。

他说，安冉，你知道吗？当我说到你是怎么揍徐珏的时候，我竟然看见乔欢哥忍不住偷偷弯了弯嘴角。安冉，乔欢哥跟你一样“腹黑”。

是吗？乔欢，你也笑了吗？当年你也有为我生猛彪悍的行为莞尔吗？如果那时我知道你笑了，会不会高兴得流出眼泪来呢？

只可惜，当时我只注意到前一刻还怒不可遏的教导主任突然之间腆着脸讪讪地笑了。他认出了那个正在献宝似的向乔欢大肆宣扬我“光荣事迹”的江楚集团小少爷江舟。对于江舟这种“是非颠倒、惩善扬恶”的态度，碍着江楚集团在C城的名望，他自然是敢怒不敢言，因而只能陪着笑脸。另外，他也认出了乔欢，并且因为乔欢对我的态度而表现出了十二分的震惊。

他自然是应该震惊的。

用江舟的话说，乔欢哥可是这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在天中，你可以不认识校长，但是你不能不认识乔欢。

就是这样一个“威名远播”C城各中学、成绩优异到令人咋舌的好学生，此刻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明目张胆地拉着他眼里“该杀该剐”的坏女孩嘘寒问暖，他有这样的反应也该是正常的吧！

他满脸的痛心疾首，颤着声说：“你们……乔，乔，乔……”

嗓子里的小虫子仿佛急着要冲出来，我捏着拳头睁大眼睛盯着脚下的地面。如果我是一粒尘埃该有多好，那样的话，我就不必以这样狼狈的姿态与纯白的乔欢站在一起。我宁愿自己是地上的一粒尘埃，也不愿让别人对澄澈的乔欢有一星半点的误会啊。

然而，乔欢紧紧握着我的手笑起来，他说：“主任，我是安冉的家长。”

是的，家长。

烈日晴空下，衣袂翩飞的俊朗少年慢慢侧头看向我，嘴角依然保持着那个微微上翘的优美弧度。然而，此刻在我看来，那样漂亮的嘴唇却更像是武侠小说里锋利的弯刀，快而准地割断了我一切的童话美梦与痴心妄想。

我眨眨眼，发现眼睛干涸得似开裂的土地。

这世上，有一种悲伤，说不出口，亦痛到流不出眼泪。

乔欢的话音未落，江舟便蹭到我身边，一边用两个指头像捏垃圾一样地提起地上躺着的凉鞋放到眼前研究，一边龇着牙咧着嘴抽风似的看着我，一脸看好戏的表情。

我死死地看着他，仿佛只能借由与他的对峙才能暂缓内心的不甘与疼痛。

后来，渐渐便养成了习惯，与他较劲成了我缓解苦闷的良药，最终上了瘾，欲罢不能。许多年后，某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傍晚，云霞烧红了半边天，绚烂而激烈，我坐在蔷薇花架下狠狠地用手捏死那些企图钻进花蕊里的黑色小虫。对面喝茶的江舟静静地看着我，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问：“安冉，你是因为什么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样睚眦必报的呢？”

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因为什么呢？

我没有告诉他，是从十四岁那年的五月开始，因为一个叫乔欢的十八岁少年。

而那个丰神俊朗的少年，彼时是我的家长。

我尚未抽回游离在外的七魂六魄，那一边教导主任死死盯着我与乔欢握



在一起的手，狐疑地对乔欢说：“你算她哪门子的家长？小小年纪学什么不好，做别人家长？”说完他看看乔欢，又看看我，最终目光停在我的脸上。

那种眼神，是极端的嫌恶，仿佛我是绿头苍蝇而乔欢是精致的蛋糕。

那种眼神，毫不掩饰，足以割骨剜心。

以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要与乔欢走在一起，我便不敢去看人们的眼睛。



然而乔欢好像什么都没有看见，他脸上仍然保持着浅淡的笑容，只是握着我的手紧了紧，然后松开，微微上翘的嘴角动了动，似乎有一丝犹豫，却在下一刻毫不迟疑地说：“我是她的监护人。”

两个星期前，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手足无措，恐慌至极。一闭上眼，便是那些人、那些事在我眼前一遍一遍重现。我将自己关在漆黑的屋子里，蜷在床上，害怕得整夜不能入眠。那时，乔欢走到我面前，对着我血红的双眼轻叹了一口气，说：“安冉，别怕，以后我就是你的监护人了。”

他不知道，在他离去后的第一时间，我赤着足狂奔向楼上的书房。不过是两段楼梯我却摔倒了两次，我丝毫不在乎那些渗着血丝的伤口，我在乎的是书房里那台电脑告诉我的将会是怎样的答案。

在百度搜索框里输入“监护人”三个字时，我的手一度抖到不能自抑。

监护人，是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如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负有监督和保护责任的人。

直到看完那条解释，再确认一遍，然后我握着鼠标的手才渐渐平静。也就在那一刻，憋了很久的眼泪悉数砸在白色的键盘上，无声又激烈。

许多年以后，种种细节已如被时光渐渐风干成一幅面目模糊的水墨山水画。然而，那天，滂沱的眼泪恣意地落在键盘上的样子，我却始终念念不忘。想来，也许那时，潜意识里就已经觉察，那并不是厄运的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乔欢跟教导主任进办公室后，我站在原地等他。

不知道乔欢用了什么样的方法说服了怒不可遏的教导主任。十分钟后，乔欢独自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看了看僵直站立在原地的我，仿佛有些无奈，他伸手将我的头发揉得更乱，说：“安冉，我带你回家。”

我默不做声，他笑笑，在我面前弯下腰来。离得太近，他额前的碎发仿佛快要触到我的衣襟，我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野蔷薇的花香。

半分钟后，他将自己那双藏青色的帆布鞋递到我脚边，然后直起身来，赤足行在鹅卵石小道上，微扬着下巴对着天际长舒一口气，“自由的感觉，真好。”

那时，我并不能理解他话中的意思，只是傻傻地对着他小船一样的鞋子发呆。他见我半天没有动静，转过身来在距离我五六米远的地方朝我伸出右手：“走吧，安冉，我们回家。”

我像受了蛊惑，甩掉脚上的凉鞋学他的样子光脚而行，怀里紧紧抱着他的藏青色帆布鞋。

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傻，后来的日子，江舟每每评论起我与乔欢的关系，总是说，安冉，你就是乔欢哥一小提鞋的。

他并不知道，当时我根本无暇顾及他，我的内心被一种近乎悲壮的情愫充盈，那种心情叫做同甘共苦。



回去的路上，乔欢专心驾车，对我的事只字不提。很多次，我想从他的表情里捕捉一些信息，然而却是徒劳。严格说来，乔欢一直是个冷漠的人，多数时候，一张俊逸的脸上表情浅淡得仿佛初秋时枫叶上的薄霜，即使偶尔对人笑时，也总是疏离多过友好。

车内空气闷得仿佛要滴下雨来。偏偏这个时候，连一向躁动多话的江舟也噤了声。我极不自在地咽咽唾沫说：“我可以向徐珏道歉，一人做事一人当。”

前排的乔欢只是略微侧了侧头，继续专心致志地开车。良久，他仿佛赌气一般地责问我：“为什么要道歉？”

是啊，为什么要道歉？他一句话便将我问住。

恰巧是红灯，他转过头来看着我的眼睛，好看的眉毛皱起来，眉心里凝着些许心疼：“你有做错吗？”

“没有。”我的固执与生俱来，何况我有充足的理由那样做。

“那就不需要道歉。”乔欢的语气再笃定不过，漆黑的眸子熠熠生辉，仿佛落进了满天最璀璨的星光。这个人骨子里有比我还固执的骄傲。

但是我做不到乔欢那样的洒脱，从八岁开始我便懂得未雨绸缪、瞻前顾后。

我心里尚有一丝犹豫：“可是……”

红灯转绿，乔欢发动车，我听见他几乎听不见的一声轻笑，然后轻描淡写地说：“换一所学校而已。我跟你一起转去炳辉中学。”然后，他想了想又补充说，“反正天中的女生我已经看腻了。”

我知道他说这话完全是为了安慰我。没想到徐家的势力这样大。也许，我真不该咬徐氏集团大少爷徐珏的脖子，可是我不光咬了他的脖子，我还踢了……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想笑，于是我便真的笑出声来。乔欢听到我的笑声，忽然侧头朝我眨眨眼，一本正经地说：“做得好！”

我们心照不宣，笑声快要挤破车窗。

江舟先是傻乎乎地陪着我们一起笑，然后说：“上帝真不公平。一样都是家长，为什么差距就这么大呢？”他大约想起了他那个动不动使用家法处置他的父亲，万分不甘地扯着我问，“你说，你说，你怎么会有这样开明的家长？”

他不问倒罢，这一问，我便笑得更起劲，直到把眼泪笑出来。

你怎么会有这样开明的家长？

我怎么会这样的家长？

我怎么会乔欢这样的家长？

许许多多偶然凑成命中注定。毫无血缘关系甚至一个月前并不相识的乔欢如何会成为我的家长，细想起来也有成千上万个偶然，然而追根溯源是因为安然。

如果没有安然，乔欢便不会成为我的家长。可是，如果没有安然，又怎么会有我？如此说来，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安然是我的姐姐，是我记忆里唯一的亲人。至于我们的父母如何，过往种种又如何，安然从不提起，我亦不问。往事，细细追究只会徒增伤感。我只需知道安然是这世上我唯一可以信赖的亲人，便够了。

小时候，我同安然住在C城彼岸巷的一栋独门独户的两层小楼中，衣食无忧。安然用一张小小的长方形银色卡片负担我俩所有的吃穿用度。彼时的我